



1999年,我还是一名军校大学生,同学之间阅读的一本小说《穿越死亡》,让我认识了朱秀海。书中对军人战场心理和命运的大胆描绘,气势磅礴、高潮迭起故事情节,对于死亡力透纸背的描写,使我不由得跳出小说本身,对作者多了一分好奇与探究。直到有一天,学院请来朱秀海老师讲课,才让我对他有了更多了解。

“经历就是财富。”这句话放在朱秀海身上极为贴切,24岁身赴战场,蹉过

为英雄写史 为时代塑像

——朱秀海印象

□苏 毅

雷区,在最前沿的阵地上,在弹雨横飞的夜晚和一年炸药睡在一起……他的作品《穿越死亡》凝聚了对战争中人的生命价值的独特感悟,有些人死去,活下来的人在穿越死亡的艰难历程中完成灵魂的洗礼。书中描写的那种生发于人性对战争的恐慌,是人类对自己和世界、自己和战争关系的全新发现。没有在战争或生活中品尝过恐惧的人,不会有直面死亡、正视恐惧、穿越死亡、战胜恐惧的心灵感悟。参加过战争的独特经历影响着朱秀海的一生,更让他笔下的作品,无论是军旅题材还是地方题材都有着强大的内在张力、理性思辨力和透彻人心的感染力。

军校毕业后,我分到了海军,当了一名政治机关的干事。一次偶遇朱秀海老师,这才知道他原来是海政创作室的一名专业作家,写出了《波涛汹涌》等海军题材优秀作品。从《穿越死亡》到《波涛汹涌》,既是朱秀海“从陆地走向海洋”的角色转换,更是他军旅作品从战争走向和平的“转折点”,显示出他旺盛的艺术创造能力。

海滨的残阳如血,面对大海伫立沉思的姑娘,蔷薇花环绕的海山别墅,这是小说主人公、年轻的海军潜艇学院学员江白的出场背景。随着男女主人公爱情故事的进展,两代海军潜艇军官为了祖国海洋权益的巩固和安全的不懈追求渐渐铺陈开来。作家以充沛的人道主义激情否定了道德感日益消蚀时代的悲观预测,以一种积极的姿态把市场经济带来的负面现象和军队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摆在人们面前,引起人们的深思。同时,不论是写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的军人,那种用满腔热情为英雄讴歌,为时代塑像,以及对军人生命价值的探寻和追问才是小说创作的终极目的。

对英雄主义的追寻,在他的非军事题材小说中同样可见。小说《乔家大院》里就渗透了太多英雄主义的东西,这些都是基于现实基础上的历史投影,可以说是具有现实商业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年代戏。《乔家大院》通过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生动曲折的故事情节,展示了以乔致庸为代表的“节俭勤奋、明理

诚信、精于管理、勇于开拓”的晋商精神,表现了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中所浸润所凝聚的优秀品质,以及百折不挠、越挫越勇、勇往直前的进取意志。乔致庸虽然不是身经百战的英雄,但他确是商场中的精英、生命的强者,他与战场上的英雄在人生价值追求上是相同的,同样是作家笔下的英雄群像之一。

如果说《乔家大院》是从中国优秀的传统商业文化中,解决什么是商人、怎样做商人的问题,那么,今年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天地民心》就是从中国优秀的传统政治文化中,解决什么是官、怎样做官的问题。“祁雋藻当了46年官,他一生清廉,却辅佐了中晚清四位皇帝,晚清很多重要历史人物都是他的学生;他的为官理想是‘致君尧舜,使民小康’,有着‘天下大同’的理想主义精神,这种优秀的为官之道特别打动我。此外,他还是大诗人、大书法家”。朱秀海说,正是许许多多像祁雋藻这种人物的悲剧命运深刻地影响了大历史,才有了一个个让人感动、引人思考的不同时代的英雄人物。

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献礼剧目,也获得了极大的好评。李三林导演自此也被网友封为“央视黄金导演”的称号。一年内两部作品在央视一套黄金时间播出也受到同行们的羡慕。

其实,比起这个封号,李三林导演更喜欢另一个封号——“以催泪见长的金牌导演”。他镜头下的故事和人物最注重的就是一个“情”字。在他拍戏的片场,常常都是一场哭戏过后,片场所有人都沉默了,要十几分钟才能恢复拍摄。“一部戏要有自己的一个精神气质,这种气质要先说服自己、感动自己,才能让观众产生共鸣”,他说:“就现在影视界流行的一个词——‘植入广告’——让观众在故事的发展中逐渐熟悉你的品牌和气质。我一直在想,影视作品也要植入一种精神,随着剧情的深入,植入到观众心中。就像在《婆婆》中,我植入的是传统文化的‘厚德载物’;在《走西口》中,我植入的是儒家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在《今生欠你一个拥抱》中,我植入的是古代处世哲学——‘舍得’。正是有了这些人文的风骨,再辅以人性化的细节,电视剧才能真正感动人,才能受到观众的喜爱”。

在第25届金鹰颁奖典礼上,由李三林导演的两部电视剧《走西口》《今生欠你一个拥抱》获得优秀电视剧奖,他还凭借着这两部戏获得优秀电视剧导演奖。他说:“我始终觉得作为电视人,有一种责任。曾经沧海难为水。所以我活得很乐观,也很积极。我愿意把生活中正面向上的东西带给观众,我希望能把真善美植入观众的生活中,让他们看到即使生活过程中有很多不如意,但只要乐观、坚强、向善,肯定会像电视剧中的人物一样,有一个圆满的结局。”

八一电影制片厂一级导演李三林老师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他笑起来的神态很像喜剧演员,面目慈善、牙齿很白,聊天的时候带着笑音,笑起来很爽朗很憨厚,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是来乐呵呵的,不管是在生活中,还是在片场”。

李三林导演出生于一个艺术家庭,父亲是文化管理干部,母亲是河北话剧团演员。他说他之所以会走上导演这条路得益于他的家庭。他从小就在话剧团大院长长大,小时候母亲在排练场里排练话剧,他就和院里的孩子们在下面看导演给演员排戏。那时候觉得当导演是一件特别好玩的事情,舞台上那么多人包括灯光、置景美术、演员都得听导演的指挥。也是从那时候起,他对一部剧从排练到演出的全过程有了详细的了解。长大了些,他开始学习小提琴演奏,一练就是六七年。1975年部队招文艺兵,他凭借出色的技艺进入了部队文艺队,这是他与部队结缘的开始。在文艺队6年,他不但在乐队拉琴,缺人的时候,他还要临时充当舞蹈演员。就这样,他随着文艺队为战士们表演了好几百场,和部队结下了很深的感情。直到1981年依依不舍地脱下军装复员到地方。1982年,河北准备成立制片厂,北影厂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当时河北组织一大批文艺骨干到北影厂的剧组里学习实践,其中就有李三林。在北影厂剧组



学习实践这几年是他进步最快的几年。他最早参与的影片创作是中意合拍片《马可·波罗》,那时他担任摄影助理。他说:“我是从影视最基层的工作干起的,也可以说是踩着楼梯一步步走到今天这个高度的。最早是摄影机机械员,之后做到摄影第二助理、大助理,副摄影,后来做摄影师。”和很多摄影出身的导演一样,他很注重画面的设计和造型感,在影片的灯光影调上有着自己独

特的要求和见解。他正式进入导演这一行业是1989年,当时他拍摄了一部8集电视剧《不散的军魂》在央视播出,从那之后便开始了他的导演之路。李三林笑着说:“算起来,我也是个老电视人了,从那时到现在,已经拍了20年了”。虽然二十几年不在部队,但他最初的那种部队情结却一直还在。在《走西口》获得巨大成功,两部由他拍摄的数字电影《中国桥》《血证》获得百花奖、华表奖,并得到大学生电影节的青睐之后,2008年开始拍摄的电视剧《今生欠你一个拥抱》是他向部队的献礼之作。2008年,李三林导演终于如愿以偿再次穿上了军装,进入了八一电影制片厂。

二十多年的影视路,李三林导演总结为两个词:努力和运气。自2000年以来,观众和创作者越来越关注“黄金时间”“黄金剧场”这些名词,李三林导演的戏几乎每部都登陆央视黄金剧场。2002年的《北京女人》在央视八套黄金时段播出,2004年的《婆婆》在央视一套黄金时间播出,创下了当年的收视记录,2006年的《商贾将军》在央视八套黄金时间播出,2008年的《洒满阳光的小院》在央视八套黄金时间播出,2009年《走西口》成为央视一套黄金时间播出的开年大戏,并一举创下了收视率新高,平均收视率9.8%。同年,《今生欠你一个拥抱》作为央视一套黄金时间向

《黎秀芳》一书作者徐广泽的最大遗憾,莫过于自己的描写对象黎秀芳在世时,未能与她见上一面。

对于中国护理界泰斗黎秀芳,身为作家的徐广泽仰慕已久。从报纸杂志和人们的交口传颂中,他早已认识了这位军中奇女子:国民党中将的女儿;为了护理事业终身不嫁的白衣天使;1949年举家南下台湾时毅然选择了留在大西北的刚烈女性;新旧政权更迭之际国民党高级护校的最后任一任校长及人民军队高级护校的第一任校长;新中国一系列护理工作规范的奠基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位“南丁格尔”奖获得者……

仅从附在黎秀芳身上的这些人生标记,就足以调动一位军旅作家的创作冲动。徐广泽萌生写黎秀芳的念头,至少已有二十多个年头。那时,他在《西北军事文学》当编辑,当得知在自己生活的城市有这么一位了不起的女性时,便产生了走进她的心灵世界的强烈愿望。他觉得黎秀芳值得大书一笔。为目目的,他曾几度试图登门拜访,但因种种原因——或外出讲学,或临床指导护理、或撰写论文,或为医学期刊审稿……黎秀芳总是难以脱身,徐广泽也终未如愿。谋面不成,黎秀芳给徐广泽留下的最深印象是:这老太太真忙,忙得不像老太太。徐广泽是个有趣的人,不愿给人忙中添乱,心想老人家反正总有闲下来的时候,在同一座城市生活,也总有能见上面的机会。光阴飞快,忙忙碌碌中,二十多年过去,黎秀芳早逾古稀,直追长寿,谁知这样的谋面机会却始终没有出现。如今,徐广泽只剩下了几分惋惜,一声叹息。

徐广泽真正见到黎秀芳,是在这位不同凡响的女性的追悼会上。当徐广泽赶到殡仪馆时,黎秀芳的追悼会已经结束,瞻仰厅里,人去屋空,只剩下工作人员在做最后的送别工作。徐广泽匆匆赶上前去,看到了身上覆盖着党旗的黎秀芳老人。望着“双目紧闭,面容安详,白发捋顺”(徐广泽语)的黎秀芳,徐广泽不禁潸然泪下。

正当徐广泽为此扼腕之时,传来了中央和军委领导号召向黎秀芳学习的指

感动之余的文学攀缘

□李 镜

示。很快,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宣传黎秀芳的活动。黎秀芳工作的单位兰州军区总医院组织了黎秀芳事迹报告团。徐广泽被抽调到报告团,参与讲稿的文字整理工作。通过广泛接触黎秀芳生前的领导、同事、战友、学生,他了解到黎秀芳的方方面面。每一次采访,每一次谈话交流,对徐广泽来说,都是一次新的感动,一个纯粹到圣洁的黎秀芳又一次次出现在了他的面前。整理黎秀芳事迹的整个过程,是徐广泽重新审视这位女军人的过程。此时,要为黎秀芳写一部大书的念头又一次强烈地撞击着他。报告团在北京、上海、西安、兰州、乌鲁木齐等地引起巨大反响的时候,徐广泽又默默地上路了。他决心为黎秀芳写一本书,他要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位不平凡的职业女军人。没有受任何人之托,也不是奉命而为,完全凭着作家的良知,感动之余的徐广泽要进行一次庄重的文学攀缘。

徐广泽开始重新收集有关黎秀芳的资料,他要填补由于黎秀芳的离去而留下的那片空白。他几乎采访了与黎秀芳有过密切接触的所有人,查阅了有关黎秀芳的所有资料(在作者所能接触的范围),甚至连一般人感到枯燥的医学、护理期刊也找来看,想从中寻觅黎秀芳的踪迹。办事认真的徐广泽动笔前的案头准备工作进行得很艰苦,很繁杂。随着资料准备工作的逐渐深入,一个完整的黎秀芳在他心中渐渐成形了。

当徐广泽在电脑键盘上敲出“黎秀芳”三个字的时候,他开始迎接自己文学创作道路上的又一次挑战。

在之后的整整一年时间里,徐广泽倾注了全部感情和精力,埋头在《黎秀芳》的创作中。这本书,作者给自己定位为既是纪实的,又是文学的。从描写对象的出生到去世,他要奉献给读者一个真实的、完

整的、血肉丰满的黎秀芳。功夫不负有心人,今天我们从成书来看,基本实现了作家的这一写作初衷。

徐广泽笔下的黎秀芳是苦难中国的女儿。她5岁时,母亲和3岁的弟弟在一个月内相继死于肺病,看着弟弟和母亲大口大口地咯血,懵懂中的小模模(黎秀芳儿时的名字)除了害怕,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他们一天天在无助中走向死亡。9岁时,与她情感深厚的继母又死于难产,听着继母撕心裂肺的哭号而不能施以援手,她的心碎了,那一摊殷红的鲜血成了小模模永久的记忆。除了亲人,小模模还亲眼目睹了她生活的城市(黎秀芳出生于南京)更多的疾病和死亡。因此,当她偶然间看到一本名叫《南丁格尔》的书时,她的心便与那位克里米亚战场上的“提灯女神”碰出了火花。从那时起,护理工作的创始人南丁格尔便成了她一生崇拜的偶像。正在读中学的模模暗下决心下了两个誓愿:一是要成为南丁格尔那样的人,做一位救死扶伤的护士;二是为了把自己全部奉献给护理事业,终身不结婚。中学毕业后,学习成绩优异的黎模模没有按照父亲和继母(黎秀芳的第二任继母)为她设计的人生道路去读名牌大学,而是报考了当时全国惟一的高级护校——南京中央高级护校。她说服父母的理由很简单:“我选择护理职业,是想让妈妈们都能够顺利地把我小弟弟小妹妹们生下来,让小弟弟小妹妹们都能健健康康地长大。”望着满脸迷茫的父母,她对他们说,在她的前面,已经有一个人在那样做了,她叫南丁格尔。为了开始新的生活,南京中央高级护校新学员黎模模将陪伴了她19年的名字改成了黎秀芳。

如果说,虔诚的基督教徒南丁格尔因为受上帝的喻示而走上护理道路的话,那么,不信神的黎秀芳的职业选择,则完全

是由于她生活的这片苦难土地的召唤。

徐广泽的笔随着黎秀芳的脚步忠实地耕耘着。

黎秀芳在南京中央高级护校学习的4年,有3年是在漂泊中度过的。她入学的第二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侵略者开始了对中国的全面进攻。冬天,日军血洗南京,与黎秀芳共同立誓为了护理事业终身不嫁的“三秀”(黎秀芳、张开秀、王秀梅)之一的王秀梅惨死在日本飞机的炸弹之下。亲手埋葬了同学,黎秀芳跟着南京高级护校开始了不停顿的搬迁和转移:南京——武汉——长沙——贵阳——重庆,在武汉和长沙的保卫战中,投入战场救护的黎秀芳成了中国反法西斯战场上的“提灯女神”;随着国民党军的步步退缩和日军的步步紧逼,只管业务不问政治的黎秀芳终于看清了一个腐败透顶的政权。于是,1949年国民党政府垮台之际,当她的父亲坐着飞机来到兰州要接她飞往台湾的时候,她毅然做出了自己的选择:留在大陆。深受蒋介石器重的中将父亲关切地问她:“你对共产党了解多少?”黎秀芳说:“可以说基本不了解。”父亲又问:“不了解你就敢贸然留下?”黎秀芳一言既出令其父无语以对:“虽然我不了解共产党,但是,我太了解国民党了”。黎秀芳在选择留下来时的时候,也选择了自己的政治信仰。不问政治的黎秀芳心里终于有了政治。徐广泽用质朴无华的笔墨准确刻画了描写对象的心路演变和人格升华。

在新中国,历尽沧桑的黎秀芳以她的执著追求和对职业理念的坚守,开始了她的人生华彩乐章。

让我们随着徐广泽的叙述,走进黎秀芳90年的风雨人生和多彩岁月。天使的故事是让人神往的。

90年,也是南丁格尔的在世时间。

赵大鸣,一向的“幕后人物”。曾经在某艺术院校当过10年文艺理论教师,也发表过不少理论批评文章。虽然思维缜密、文辞犀利,却不甘心总以旁观者的身份站在岸边对艺海行舟之人品头论足。于是抓住一次偶然机会,“投笔从戎”离开了三尺讲台,来到总政歌舞团。从此开始舞台创作生涯,做起了真正的“台上文章”。

将近20年过去,赵大鸣参加过本团、全军、乃至国家举办的数十台大型文艺晚会和舞台剧目的策划创作,曾经与当今中国诸多“大腕级”名家编导密切合作。虽然他思维活跃、想象宏阔,创作的晚会剧目成绩斐然,却始终视“登台亮相”出人头地为畏途。一旦剧目上演,鲜花与掌声到来之际,他反而失去了创作时的睿智与飞扬神采,躲闪退让,甚至干脆逃走别处。对此,笔者曾经旁敲侧击问过赵大鸣本人。他的回答很实际:台前幕后,本来就是两个行当。所谓“术业有专攻”。若是写剧本的人非要上台和演员一起谢幕,在观众那里大概只能平添几分诧异,未必能得来什么好印象。

从地方艺术院校到部队文艺团体,从理论批评转而直接进入创作;转身后的赵大鸣一大特点是不论作品大小与方法巨细,总有一层缜密的认识思维与艺术观点潜藏于表面的创作活动下,自觉影响构思和表现手段。这大概是理论批评家出身兼而进行创作自然具备的特点。譬如“军事题材”,赵大鸣自有他的观点方法。这些观点长期浸润于他的创作中。于今,已成一条贯穿始终的思维脉络。从刚到总政歌舞团的第一部主题歌舞《军魂》开始,赵大鸣参与策划和创作了后来的《国魂》《伟大的长征》《一个士兵的日记》《红旗飘飘》《八一军旗红》等以歌舞为主体形式的军事题材大型晚会和舞台作品,并且以主创人员的身份,参加多年以来的军民迎新春文艺晚会,可以说,亲历了军事题材舞台艺术近20年来的发展历程。这其中每一次有规模

的创作,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在进行构思创作的同时,以其曾经的理论批评者的特殊兴趣和角度,他都在通过实际的舞台现象,印证着某种深入思考的理论观点或追求的艺术品格。当年参加创作的《军魂》,除了在具体节目构成和主题立意上承袭了当时军事题材歌舞晚会一贯的逻辑内容之外,在整体的形象风格定位尤其是舞蹈创作风格上,《军魂》在很大意义上改变了以往部队文艺团体“土芭雷”的舞蹈动作模式。这种动作模式的变化,进一步促成舞蹈中的“军人形象”具有更深厚的民族精神气质。而这种改变的自觉,则是基于对过去几十年来部队舞蹈创作状况的深入掌握与有意识的选择性突破。《军魂》的创作成就,即始于对民族民间舞蹈艺术风格和美学品质的广泛吸收,尤其是对这一领域卓有成就的编导艺术家的依赖。作为其中的艺术策划和文学创作人,赵大鸣与舞蹈编导默契合作,是这种舞台形象风格和美学观念的自觉倡导者与推动者。赵大鸣在《一个士兵的日记》文本构思阶段,即打破了传统的歌舞晚会的习惯模式,借助于戏剧的结构方式,将特定人物身份贯穿于整台晚会的结构中。这种改变,并非只是一般意义上的结构样式的创新。在更深层次上,特定人物角色进入晚会的结构,又为每首歌的歌词、每个舞蹈作品的创意,找到了具体人物行为和环境依托,进而找到了独特的切入角度。因此,《一个士兵的日记》结构创新的真正意义,在于全面拓展了一台晚会中歌曲和舞蹈作品的创作思路。他孜孜以求的,是当代军事题材舞台创作跟随时代的同步发展。尤其是在今天文艺舞台上各色时尚潮流变幻涌荡的环境里,创作者的自信与定力更加难能可贵。而这种自信与实力,其来自于对现实社会以及艺术发展的历史规律的深入理解,来自于对艺术创作方法日臻纯熟的把握。

2007年,纪念解放军建军80周年的大型文艺晚会《八一军旗红》在人民大会堂演出。赵大鸣参加晚会的策划并且担任文学总撰稿。在这台晚会中,中国人民解放军80年走过的历史,在舞台上用80分钟精彩地展现了出来,创作演出受到广泛的好评。事后,笔者翻阅晚会纪念册上主创人员留下的短语,总撰稿赵大鸣这样写道:“是80年波澜壮阔的军事本身,让舞台上的每个画面和行为都变得如此之经典;是那些让后世‘高山仰止’的历史巨人和无数先烈,真正在中国现代发展史的宏大舞台上,创造了一幕又一幕不朽的乐章。惟此,当《八一军旗红》的金色大幕徐徐落下之时,面对浩瀚广宇、如烟岁月,我要向载歌载册的先辈英烈致以庄严的军礼!”在这里,赵大鸣其实是用情感化的语言,提出了一个严肃的理论问题——题材内容对艺术形式的创新与走向经典,具有决定性作用。这台纪念晚会之后,笔者在《文艺报》上读到了赵大鸣的长篇理论文章《跟随历史的脚步——军事题材舞蹈创作60年辨疏》。赵大鸣明确提出:军事题材在今天的舞台创作中并不像有些人理解的那样,只可能成为一种概念化甚至宣传化的生硬内容。军事题材舞台艺术的创新,也并不单纯在于形式手段的更新换代,更不是以所谓“尊重艺术规律”的名义,将军事题材的实际内容“空洞化”、“边缘化”;相反,新的形式手段终究开始于新内容的表现需求;而新的形象内容,将永远产生于题材本身跟随历史脚步的深入拓展。但如今,我们已经有多久不去认真研究关于“题材”的问题了?从赵大鸣这样的提问中,能感到一个理论批评家的严谨思维与尖锐的态度。这时候的他似乎特别严苛甚至有些激烈,绝无一般情况下的谦和气质。这大概也是一个曾经的理论批评家始终不能改变的基本性情吧。

2010年5月中旬,赵大鸣以编创身份,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了舞剧《大梦敦煌》演出10周年纪念活动。当晚演出结束后,在谢幕的主创人员中照例没见到视登台为“畏途”的赵大鸣。10年里,《大梦敦煌》在国内外演出近千场,收益几十万,创造了当代中国舞剧并不多见的奇迹。谈到这部舞剧,赵大鸣保持一向的低调。以他的说法,舞剧毕竟是音乐和舞蹈的艺术,文学剧本起辅助作用。但笔者从他合作过的编导那里也多少了解到,赵大鸣的舞剧文本确有与众不同之处。他的剧本,可直接将舞蹈编导的想象力,送到每一个具体的舞剧场景甚至动作细节的设计中。这是他长期与编导默契合作,并且自己具备动作想象能力的缘故。除了《大梦敦煌》,赵大鸣还创作了《闪闪的红星》《情天恨海圆明园》《千手千眼》《月上贺兰》等多部舞剧剧本。这些剧目上演后,分别获得国家颁发的文华奖、“五个一”工程奖,并且有剧目入选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据他自己透露,今年又有两部创作剧本的舞剧上演:一部是总政歌舞团演出的《铁道游击队》;另一部是国家大剧院原创舞剧《马可·波罗》。同时,赵大鸣继续保持他“做”与“论”并举的方式,在《舞剧》杂志发表长篇理论文章《“大歌舞”时代的舞剧创作》,对当代中国舞剧的优劣得失作纵横论辩。显然,舞剧是赵大鸣另一重要领域,甚至代表他更加成熟的艺术思想和创作观念。

搁笔之际,还有点趣味小事不妨一提。知道赵大鸣的人也许并不很多。其中的相当一些人,竟还是从电视屏幕上熟悉这个名字。赵大鸣参与不少大型电视节目的策划创作,比如,中央电视台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每场比赛结束时,电视屏幕有主创人员的字幕升起,其中总有“赵大鸣”出现。时间久了,人们不免有些眼熟。不过,赵大鸣对于所谓“著名”二字,始终是敬谢不敏。用他自己的话讲:名字再眼熟,还是“知道者自然知道,不知者依然不知”。在他看来,一个卓有成就的创作者,在普通观众的印象里很可能赶不上一个初出茅庐的舞台新秀更著名。这是极普通、极正常的事情。若做了“幕后”又求其著名,虽不致如缘木求鱼一般荒谬,也难免事倍功半的费力。

于是,赵大鸣继续专心做他幕后人物的台上文章,甘之若饴,得其所哉。

——赵大鸣印象

□颖 子

幕后人物 台上文章

